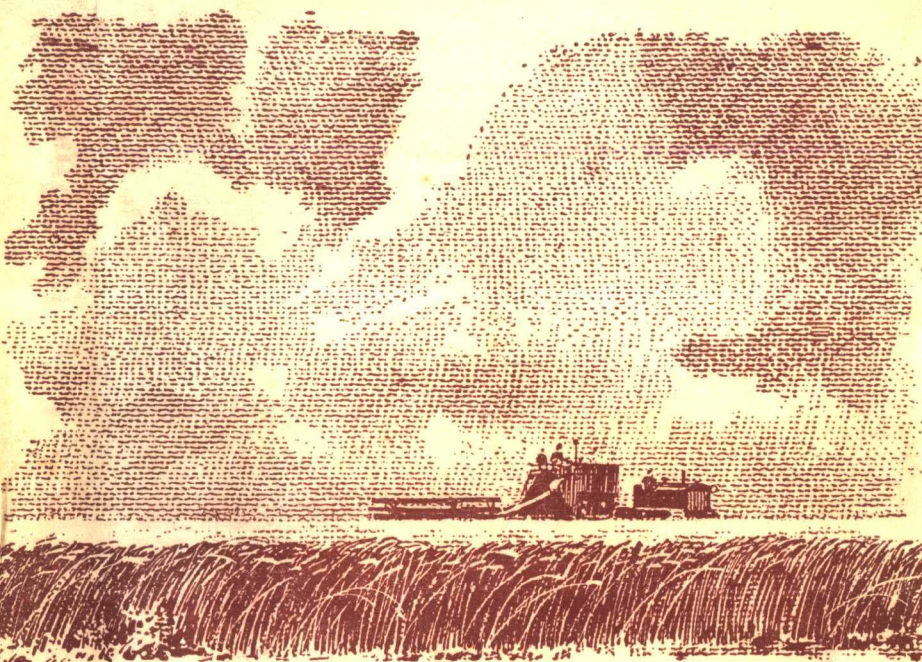




「黎明」集体农庄通讯

茨維托夫 著

时 代 出 版 社

「黎明」集體農莊通訊

蘇聯 茨維托夫著

施 勤 譯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Я. Цветов

В КОЛХОЗЕ «РАССВЕТ»

(特稿)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十七篇短文，以書信體裁系統地介紹了「黎明」集體農莊的成長經過和經營方法。從這本書裏可以看出農業集體化的絕對優越性和蘇聯集體農民的幸福生活。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 45 號

(北京阜外百萬莊出版大樓)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外文印刷廠印刷 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5 年 10 月北京初版 1956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2/32 字數：46 千字

37,301—77,300 冊 定價(7)0.20 元

目 次

第一信	到達「黎明」集體農莊·····	2
第二信	第一批集體主義者·····	5
第三信	集體農莊是怎樣組織起來的·····	8
第四信	農民伊·別里亞夫斯基為什麼加入集體農莊·····	12
第五信	集體勞動的最初成果·····	16
第六信	集體農莊在戰後是怎樣恢復起來的·····	19
第七信	集體農莊裏的勞動組織·····	22
第八信	集體農莊的勞動日·····	25
第九信	集體農莊的幾位工作隊長·····	29
第一〇信	集體農莊的飼畜業·····	33
第一一信	國家利益高於一切·····	36
第一二信	集體農莊的婦女們·····	40
第一三信	集體農莊全體大會·····	43
第一四信	集體農莊管理處·····	46
第一五信	集體農莊主席·····	50
第一六信	集體農民羣衆的帶頭人·····	54
第一七信	集體農莊村·····	59

第一信：到達「黎明」集體農莊

梅什科維奇村是大規模、多部門的「黎明」集體農莊的經濟中心，是莫吉列夫省基洛夫區白俄羅斯民族的一個普通的村莊。從別列金河畔的鮑布魯依斯克城到這個村莊約有三十公里。這兒每天早晨和傍晚有公共汽車開往區中心。我們就是乘早車到那裏去的。

沿着公路閃過了樅樹林和白樺樹林，遠方是一望無際的茂密森林。在遼闊的曠野中有幾個村莊，村子裏有風力發動機的圓形金屬風翼和磚砌的飼料青貯塔，高聳在長列牲畜欄鐵的、瓦的、石板的屋頂之上。幾輛載重汽車載着牛奶桶、整片肉、成袋的麵粉和滿車箱的馬鈴薯迎面疾駛而來。這是從村裏開出來的汽車。開進村裏去的則是連掛汽車，上面裝載着鐵管，一捲捲的電綫，牛皮紙袋包裝的礦質肥料，一捆捆的布疋，樂器以及其他許多物品。

「黎明」集體農莊是一個機械化的、具有高度商品率的公有經濟。

介紹這個集體農莊和村莊，必須先從辦公室開始。會計員是一個上了年紀的相當敦厚純樸的農民，他向我們介紹了集體農莊的歷年年度總結——集體農莊生活的編年史。那些統計數字就像描寫這村莊的繁榮情景的圖畫一樣。梅什科維奇村的農民們在未實行集體化以前只有幾萬盧布的財產，然而現在他們已擁有價值九百萬盧布的房屋、汽車和牲畜，國家將八千五百公頃的土地長期給他們無償使用，這些土地每年能收穫一萬三千到一萬五千公担的糧食，上千公担的馬鈴薯和蔬菜，一千五百到

二千公担的亞麻籽，二千五百到三千公担的亞麻纖維。集體農莊的飼畜場裏有一千七百五十頭牛，約二千五百隻豬，二千來頭羊，四千隻雞。在這個集體農莊裏，一頭乳牛擠乳量為四千公升的並不稀罕。去年集體農莊的現金收入幾達一千一百萬盧布，每個集體農民都按照他完成的勞動日獲得許多現金和實物。

爲了用活的印象來證實這些統計材料，我們又到村裏參觀了一番。在村邊空曠的地方我們看到一個蘋果園。旁邊就是許多飼畜場的建築物，飼畜場的四周圍着兩公里長的柵欄，栽植着楓樹和樺樹。這裏有巨大的長方形的乳牛欄、犢牛舍、飼料調製室、水塔，帶有斜坡房蓋的青貯窖，還有約五十公尺長的飼料儲藏棚。不遠的地方還有新修的像工廠廠房一樣大的豬舍、馬廄、羊圈等。在乳牛欄裏我們看見有自來水管，自動飲水槽。在豬舍裏有暖氣設備，在飼畜場裏有小鐵道，爲牲畜運進飼料或運出糞便都使用小鐵車。至於飼畜場中的清洗、蒸煮和揉壓飼料以及爲牲畜溫水等工作也都使用機器。

我們還看見了發電站、鋸木場、磨房、穀倉、倉庫、修理廠以及半面屋頂安着玻璃的寬敞的乾燥室。乾燥室後面有兩個汽車庫，那裏停放着集體農莊的三十輛載重汽車和輕便汽車。此外還有用磚頭新蓋的水果冬藏倉庫，以及新建的屠宰場、暖房和牛乳分離站。

拐過彎就是建築工地。這裏正興建生產用的新房舍。稍往左邊，看到技師們正在安裝暖氣設備：用暖氣管把暖氣輸送到飼畜場、溫室、牛乳分離站、汽車庫、俱樂部、辦公室……。這裏正加緊進行着集體農莊進一步電氣化的各項工作，不久將有七十個電動機開動起來。在「黎明」集體農莊裏，很難分清哪些工程正在計劃和設計中，哪些已經在建設中了。

遼闊的田野裏拖拉機在緩緩地蠕動着。

陪着我們的這位集體農莊管理委員會委員斯庫德尼好像猜透了我們的心思一樣對我們說：「我們感謝國家，它使最繁重的農業勞動都機械化了。」

〔黎明〕集體農莊的田地裏有五台強大的拖拉機耕作着，由機器拖拉機站的四台自動聯合收割機負責收割。集體農莊有許多耕地機、播種機等農具。

村中心是一個大廣場，文化館、集體農莊辦公室、農村百貨商店、專家俱樂部、郵政局等非常漂亮的建築物都集中在這廣場上。再往前就是中學的兩層樓房和環繞它的花園。文化館屋頂上的擴音器正放出悅耳的音樂，這裏能聽到莫斯科的聲音。

梅什科維奇村距離鐵路綫和公路綫很遠，甚至在莫吉列夫省的地圖上都找不到它，難道這不是偏僻的地方嗎？

我們訪問了集體農民伊·謝爾畢奇。他家的房屋幾乎在村邊上。伊·謝爾畢奇同他的小女兒娥麗佳在田間工作隊裏工作，大女兒葉宛娜在飼畜場裏工作。謝爾畢奇家在一九五三年所獲得的勞動日實物報酬餘下來還可以供一九五四年全年食用。這從集體農莊每一勞動日應得的收入來看就可以明白：小麥——一點七公斤，黑麥——一公斤，上等白麵——二百六十公分，馬鈴薯和蔬菜——八公斤，糖及植物油——各三十公分，集體農民私有牲畜的粗飼料——一點五公斤，現金二十盧布。他們全家一共有一千五百多個勞動日呢！不僅伊·謝爾畢奇家的生活這樣富裕。伊·別里亞夫斯基、傑·斯庫德尼、寡婦菲·切烈紹娃、拉·伊萬諾夫也都收入了許多現金和實物。最近兩年來在村裏新建的住房有七十多所，這也是生活富裕的很好的證明。

當我們考察梅什科維奇村集體農民的情況的時候，發現把集體農莊的現在和革命以前的世面相比的人是一天比一天少了，雖然時間相隔不久，但在過去，農民的生活和地位同現在是

完全不同的。那真是無法比擬的！從前這裏用來耕地的木犁怎麼能和今天強大的拖拉機相比呢？個體農民的小塊土地怎麼能和集體農莊的八千五百公頃大塊土地相比呢？從前的這個與熊羆爲鄰的荒村怎麼能和現在點着電燈、裝着無線電、同社會主義城市有千絲萬縷聯系的集體農莊的村莊相比擬呢？

第二信：第一批集體主義者

老農民們永遠不會忘記一九一七年的那些日子，那時候，共產黨員們根據人民羣衆的要求在各處舉行的羣衆大會上一遍又一遍地宣讀列寧的土地法。土地！這個農民們世世代代的想望終於實現了：俄羅斯再也沒有無地的農民了，蘇維埃政權把從地主那兒沒收的千百萬公頃土地，無償地分給了農民。

當時，卡切利奇鄉的各村也和其他各地一樣，人民都在歡天喜地。人們愉快而勇敢地分地、開會、訂製了經營計劃。伊·謝爾畢奇和鄉親們一樣分得了土地。現在貧農別里亞夫斯基兄弟也有了土地。從前綫復員歸來的拉·依萬諾夫分到了一塊好地。鄉親們聽說人民政權發給農民們購買耕畜、農具及種籽的貸款，全部或部分免徵貧農的稅，就推舉他們幾個人到鎮上去打聽。後來知道這都是事實。

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的頭幾年，農民們都是單幹，自己耕種自己分到的地。伊·謝爾畢奇就這樣耕地、播種和收割。毫無疑問，日子過得比以前強多了。可是還不富裕。難道他就是這麼一個不走運的人嗎？拉·依萬諾夫幹活也是挺賣勁，可就是日子過的不寬綽。謝爾畢奇打算買一點好種籽和礦質肥料，可是等他仔細考慮一下自己的力量之後，又不得不把這種念頭打消。後來他的鄰居總取笑他說：「你想發財嗎？別夢想啦，老哥，還是

照原來那樣種吧！]

村裏有個識字的人算了一下，梅什科維奇村的老鄉們在豐年每公頃能收六公担糧食，其中只能糶出一公担半，不可能再有更多的餘糧出售，那怎麼能買機器和肥料呢？老鄉們自己的經驗使他們確信偉大列寧所說的話是正確的：「小農經濟不能擺脫貧困」。伊·謝爾畢奇、別里亞夫斯基兄弟、拉·依萬諾夫、阿·斯庫德尼等人都互相商議起來：「當真像共產黨給我們建議的那樣，合起夥來幹一下怎麼樣呢？」他們的鄰居們聽到後武斷地說：「看這些冒失鬼……他們也在說合夥了……哪裏看到過種地的事還有合起夥來幹的？」富農格·別里亞夫斯基自以為是地還嘲笑說：「農民們永遠不會自願離開自己那塊土地的」。

一九二〇——一九二五年這期間，引導農民們走上共耕的道路是件極不容易的事情，共產黨員基·奧爾洛夫斯基這時回到了梅什科維奇村。他是這村裏一個農民的兒子，是一個年青而熱情的人。那時梅什科維奇村的共產黨員還很少，只有五個。共產黨員們在伊·謝爾畢奇或者是拉·依萬諾夫這些未來的共耕農民們的家裏坐到很晚才回家。他們談的已經不是土地了，因為他們已經有了土地。他們談論的是怎樣才能更好地耕種土地，使生活更加富裕起來。鄉里鄰居們都瞧着這一顆「小火花」。默不作聲地聽着這些「冒失鬼」的談話，有時也插上一兩句，但他們對爭論從不表示自己的態度：因為覺得這事太新鮮了。新消息不斷傳到這村莊裏。傳說俄羅斯中部和烏克蘭的老鄉們已經組織起共耕社了。「我們就不可以試一試嗎？再照舊幹下去決不行了……」

一九二五年冬天有七戶同意組織共耕社的農民開了個會。共產黨員基·奧爾洛夫斯基領導了這次會議。一致推選非黨農民華·別里亞夫斯基為共耕社主任，他是個辦事認真，非常細心的人。在播種開始前又有十二戶農民加入了共耕社。這些農民是

第一次合夥耕地和播種。

共耕社——這是農業合作化的最簡單的一種形式：生產資料還是每戶農民的私有財產。共耕社不是一個將主要生產資料——土地、耕畜、農具等——公有化的公有經濟組織，而是農民們爲了協力完成一定的耕地工作而聯合在一起的組織。例如，有些人只有馬匹而沒有農具。另外一些人只有農具而沒有耕畜和種籽。社員全體大會決定了如何分配收入的問題。按照投入的股份的數量，按照農民交給共耕社使用的耕畜和農具，並按照完成勞動日數等來分配收入。在幾年內所實行的分配收入的方法年年不同，因爲農業集體管理的經驗還剛剛開始在積累。

國家爲了鼓勵農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給予共耕社以極大的幫助，把以前地主的一整塊好地撥給共耕社，發放的購買種籽、肥料和機器的長期貸款數量也比個體農民的多，並且還作了農業技術上的幫助。

收秋以後，附近的農民都知道了這些「集體主義者」按照科學方法耕耘自己的土地每俄畝比單幹戶多打了二十三普特糧食。〔這簡直等於一年收兩次啊！這裏就值得考慮了……〕

村子裏整個秋天都談論着伊·謝爾畢奇或拉·依萬諾夫、阿·別里亞夫斯基家裏的糧囤裏收進了好年景也收不到的那麼多糧食。這是一個不安靜的秋天。好多農民家裏都在爭論着，發生了家庭爭吵，大家都在考慮和盤算；農民那裏肯輕易就放棄自己的土地，去做集體主義者呢？

實際生活使農民們信服了共耕社確乎大大優越於單幹戶。許多人向共耕社主任提出了入社申請書，都加入了共耕社。一九二六年春季共耕社播種面積已達一百九十二俄畝，有四十個農戶加入了共耕社。

村裏的富農也不敢再嘲笑了。他們感到集體經營給他們帶

來了極大的威脅。大磨坊主人彼得·別里亞夫斯基就瘋狂起來了：「爲了你們的利益我們要堅決反對共耕社」。富農們通過富農走狗阿·德洛茲之流的酒徒和二流子們散佈了各種卑鄙惡毒的謠言：「共產黨員勾引農民入共耕社是想剝奪農民們的土地」。富農們還造了其他許多流言。

這些謠言終於對某幾個人起了作用，有六戶退出了共耕社，他們說：「我們看看以後的情況再說吧……」雖然有的人退社，有的人入社，但是共耕社却一年年壯大起來。第一批集體主義者的活生生的例子粉碎了富農們的謠言和陰謀。

共耕社幫助了農民們參加集體勞動，使他們看到集體化的優越性。於是農民們就又開始談論，怎樣好再向前邁進一步，由共耕社過渡到勞動組合，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過渡到集體農莊去。「難道能停滯不前嗎？」不行，要建立集體農莊！人們又開始惶惶不安，議論紛紛了。富農們並沒有停止搞鬼，仍在向一些政治上比較落後的農民散佈疑慮和不信任。於是梅什科維奇村沸騰起來了！

一九二九年來到了，這是大轉變的一年。在這一年大批的農民開始加入集體農莊。

第三信：集體農莊是怎樣組織起來的

一九三〇年秋季，梅什科維奇村的集體農莊收割了頭一次莊稼。隨着又有幾十家農民申請加入集體農莊。謝·卡爾林斯基在他的申請書上寫道：「這是我們的唯一出路」。集體農莊在一年當中就壯大了一倍，總共有一百多農戶了。

老一輩的集體農民們還記得那些從傍晚一直開到黎明、開不完的會議。在會上什麼問題都討論了，烟草的濃烟瀰漫着會

場，甚至使對面都看不清是誰。人們爭先恐後搶着同時發言。每個人都很熱烈激動，疑慮和火熱的信心交織在一起。

「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事情關係到農民切身的問題！」

個別農民這樣考慮：在共耕社裏沒有失掉自己的家產，共耕社反而幫助人們鞏固了家產。可是，如果成立了集體農莊，自己的馬匹和自己的耕犁就都沒有了。富農們就抓住這種不成熟的推論煽動農民們說：「正是這樣，正是這樣，難道你們還要過窮日子嗎？」

共產黨員基·奧爾洛夫斯基盡力用通俗易懂的話向農民們講解什麼是集體農莊，推論下去，集體農莊是能使農民們過富裕的生活的。有些不相信他的人聳聳肩膀說：

「現在這還只是嘴上的一句話，我們可還沒瞧見過集體農莊什麼樣呢。」

「所以我們就得建立集體農莊，那時候就可以看見了。」

「莊園不是砂鍋，那可不能隨便冒險！」

梅什科維奇村的人們聽說離村三百公里遠地方的農民們在兩年前就組織起了集體農莊，因此，依照共產黨員們的建議，派代表到那邊去參觀。代表們從那裏帶回了令人興奮的消息。

有的人議論說：

「他們那裏可以建立集體農莊，我們這裏就未必也能……」

「建立不起來的！」集體農莊的敵人想盡一切辦法來破壞組織集體農莊。富農格·別里亞夫斯基利用一切機會想使村民們相信集體農莊是建立不起來的。

他硬說：「加入集體農莊只會破產。誰願意替別人幹活呢？還不都是為個人打算。只有在蒔弄自己的田地的時候才知道是給自己幹的呢……」

集體農莊的敵人特別想方設法去動搖一部分沒有覺悟的婦

女，盡感她們說：「加入集體農莊就是死亡」。梅什科維奇村的人們還記得當時農婦們如何成羣地來到會場，大聲嚷叫着：「我們可不加入集體農莊，也不讓我們的男人加入」。例如拉·依萬諾夫的妻子真的強逼丈夫把加入集體農莊的申請書要回去。大家都還記得，洛·謝爾畢奇把他的馬牽往集體農莊去，他的妻子達莉亞（現在她也不能設想沒有集體農莊的日子了）從他手裏奪馬韁時幾乎要跟丈夫打架。她終於從半路上把馬牽回自己的地裏去了。她丈夫却停在街上，氣得臉色發白，想不出一點辦法來，只是一面揩着臉上的汗，一面破口大罵。在當時這類情形是非常多的。

集體農莊的組織者基·奧爾洛夫斯基、拉·依萬諾夫、伊·霍梅奇、別里亞夫斯基兄弟們耐心說服了農民，向他們解釋集體農莊生活的好處。真理是在他們這方面的，大家越來越相信這些真理了。塔·葉爾茂萊耶娃，菲·切列紹娃等第一批擁護集體農莊的婦女也出現了。

集體農民把自己的馬牽到集體農莊的馬廄裏去，把自己的十二具犁和耙送到棚子裏去，把種籽送到集體農莊的糧倉裏去。後來把田界也都打開了，把農民的土地永遠連成一片了。富農們叫囂說：「看吧，他們種是種了，可是什麼也收不到的，不信就等着瞧吧」。可是鄉親們後來都看到，集體農莊的田地，由於集體農民們的精耕細作而獲得了空前未有的豐收。這更惹得集體農莊的敵人惱羞成怒。集體農民們剛一開始打場的時候，村裏就又有人偷偷地議論起來：說什麼「豐收是豐收了，倒是看看集體農民們能分到幾顆糧食……」。拿集體農民別里亞夫斯基兄弟來說吧。他們兄弟兩人分得的糧食，不僅够他們自己家用的，而且還幾乎賣掉了一半，因此得到了很多現金。其他集體農民糶出的餘糧也大致相同。

看了這種情形，許多農民都紛紛加入集體農莊了。富農和他的走狗們改變了策略，由公開的造謠破壞轉入了隱蔽的破壞活動。他們假裝是朋友混入了集體農莊。假惺惺地說：「同志們，我們現在後悔了，從前我們想錯了，現在知道集體農莊是給農民謀福利的」。然而在他們加入集體農莊以後，發生過很多次這類情形：當集體農民把機器開到田野裏去的時候，鐵工雖然已在頭天晚上把它檢修過了，可是其中一部分仍舊發生了故障，不好使用。一會兒牲畜突然倒斃了，一會兒公共財產的倉庫起火了……集體農民們在全體大會上討論了這些事故。從前的磨坊主在會上比別人表現得似乎更加憤慨，可是有一次夜間打穀前他去破壞打穀機的鼓輪時，被集體農莊的守衛員當場捉住了。富農被揭發了，於是把他們從集體農莊清除出去，送交法院審判。

人們還告訴我們第一批集體農民們曾經犯過的錯誤。塔·葉爾茂萊耶娃回憶當時的情況說，由於她們缺乏經驗，甚至把小雞和菜盤等等也都公有化了。

「當時我們不懂得勞動組合章程的各項規定。說實在的，我們要這些破瓶爛盤有什麼用呢？」葉爾茂萊耶娃聳一聳肩膀說，「毫無用處！當然，集體農莊的敵人就利用了我們這一錯誤。黨及時地糾正了我們的錯誤。但由於把小雞和菜盤公有化的結果，很多好農民，譬如羅·華西里耶維奇，一度脫離了集體農莊……」

集體農民華西里耶維奇承認說：

「真不好意思講，我上了敵人的當；甚至連「棉被也要公有化」的鬼話也相信了。」

加入集體農莊的人們是把他們的土地、馬匹、農具、車輛、種籽等公有化的。所以，有人在申請加入集體農莊前先把自己的馬匹、農具、大車都變賣掉，像當時人們說的，把家產先「搞光」。集

體農民們對這種人就提出正義的要求：「把賣掉的東西全部收回來交給集體農莊，然後才能接受你們加入集體農莊。」例如，費·尤什克維奇，他把自己的兩匹壯馬賣掉了，因此一直過了兩年也沒有接受他加入集體農莊，因為：「你不是規規矩矩來加入的」。然而對一無所有的貧農伊·謝爾畢奇、謝·卡爾林斯基等人那就不同了。

國家發給集體農莊長期貸款，用低價賣給集體農莊簡單的機器和建築材料。那一年這個集體農莊購置了收割機、割草機、馬拉耙、打穀機、風車、選種機等。並開始建築第一座牛欄。購買了種牛。

給集體農莊派來了土地整理員和農藝師，他們無償地幫助集體農民們開墾了大片土地，推廣了農業科學。

過去的貧農和中農們開始按照新的方式管理起公有經濟來。他們相信國家會更進一步幫助他們，他們相信自己的力量，甚至那些動搖不定、猶豫觀望的人也感覺到他們的未來只有集體農莊一條路。

第四信：農民伊·別里亞夫斯基為什麼 加入集體農莊

晚上，我們去伊·別里亞夫斯基的家裏。這時他已經回家了。他整整一個禮拜忙着從火車站往集體農莊運礦質肥料。今天黃昏的時候，他把最後幾噸肥料運進了集體農莊倉庫，所以回家比往天要早一些。在他家裏我們還見到他的兒子尼科萊。他是一個復員軍人，回到集體農莊，在田野工作隊趕車。尼科萊已經結婚了，不久前他的妻子生了個男孩。女主人菲克拉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身材不高的人，她在爐邊忙碌着，從爐子上發出了菜湯的

香味。她時時望着掛鐘；該是大女兒瑪麗娜從牛乳分離站回家的時候了，她是集體農莊管理處派到那裏去工作的。瑪麗娜的女兒是六年級的學生，做完功課後，就坐在窗前開始刺綉過節用的手帕。聽熟了門聲響了，「媽媽回來了！」小姑娘興高采烈地向外屋跑去。女主人開始擺餐桌。

「請你們和我們一起用晚飯吧，」女主人親切地對我們說。她往桌上多擺了兩個食盤，想是給我們預備的。我們感到很不好意思，因為對這個勞動家庭的訪問，我們來的不是時候。我們向女主人道謝之後，請她容我們改日再來拜訪她們。女主人却擺擺手說：

「不，不，改日是改日的事，現在你們請坐吧，都已經盛好了，菜湯一會兒就涼啦……」

我們只好依了主人。

我們向別里亞夫斯基一家人說明了我們來訪的目的，我們是想知道他們當時為什麼要加入集體農莊。

「你們不是中農嗎？」

「從前是中農，」別里亞夫斯基微笑着說。「現在是富裕戶了。」

按照老鄉們的習慣，談到發家的時候，他們不肯只用幾句「漂亮話」講講而已，而要一五一十地從講述他家收入開始的。

一九五四年別里亞夫斯基家的收入到底有多少，當然現在很難說，因為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在秋天，集體農莊的收入還沒有計算出來，還有一大筆售交國家的亞麻收入，還要出售大量的牛乳、肉類、蔬菜、水果、蜂蜜等等。但從各方面來看，今年按勞動日發給集體農民們的現金和各種實物也不會少於去年。別里亞夫斯基把一九五三年的收入情況告訴了我們，我們就一一記在筆記本裏。這個普通的集體農莊家庭在一九五三年按他們的勞動日計算一共收入了小麥二千七百二十公斤，黑麥一千六百公

斤，上等白麵二百一十六公斤，馬鈴薯一萬一千二百公斤，蔬菜一千六百公斤，另外還有許多砂糖，植物油以及其他各種食品。別里亞夫斯基家只現金就從農莊會計那裏領到了三萬二千盧布。他還補充說到他曾出售了分得的多餘食品，因而又增加了他們的現金收入。

別里亞夫斯基一家吃的非常好。每天吃到麵包、肉、奶油、大油、腸、牛奶、砂糖、糖果和點心等。在一年之中，別里亞夫斯基全家添置了許多新衣服和皮鞋，為訂閱報紙和雜誌花了不少錢。但是，據我們了解，最主要的開支還在後頭哩。

「我們要蓋房子了，」家長說。

我們覺得很奇怪，他們現在的房子已經很不錯了，有一切家常日用設備，有菜園和花園，為什麼還要蓋新房子呢？原來，正像女主人所說的他們一家子想要住的「更寬敞一點」，想蓋一座更寬敞更舒適的房子。

「這是我們經濟狀況允許我們這樣做的，」別里亞夫斯基很有信心地下着結論。「我們已存起了錢準備購買建築材料，還可以買新傢具……。」他突然很高興地看着我們說：「你們這就算看到了「黎明」集體農莊一個富裕農民的生活了。」

伊·別里亞夫斯基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農民，他生着一雙粗指大掌土黑有力的手，由此可以看出他那雙手曾經幹過多少年的千辛萬苦的繁重勞動。淡黃色的頭髮梳向後面，露出了隆起的前額。別里亞夫斯基好開玩笑，在他的話裏也常夾雜着有趣的玩笑，每當他說話的時候眼睛裏總是閃着熱情的光芒。這個精力充沛，體魄雄壯，已經兒女滿堂，連外孫女都已經十幾歲了的人究竟有多大歲數了呢？大約五十或者是六十歲吧？

「七十一歲啦！」伊·別里亞夫斯基看見我們這樣的驚異神色，他得意洋洋地眯起眼睛哈哈大笑起來。